

书画家

广州老画家谈艺录



刘 公 王 梁 纪
仁 颜 江 宝 明 林 萍
立 周 大 喜 草 波

薪火相传

广州老画家谈艺录

刘 仑 杨 初 梁 纪
李仁康 江沛扬 杨家聪 林 彬
梁业鸿 唐大禧 覃奕汉

白云图书馆存
江沛扬

江沛扬

一〇一〇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州老画家谈艺录：艺心探微.1 / 广州市美术家协会编. --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35-679-0

I . ①广… II . ①广… III . ①绘画 - 艺术评论 - 中国
- 文集 IV . ① J2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8415 号

艺心探微——广州老画家谈艺录

广州市美术家协会 编

封面设计：阿谷

责任编辑：杨舟

责任出版：李兵

出版发行：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编 :3100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786×1090 1/16

印 张：19

印 数：1-1500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5-679-0

定 价：50.00 元

《艺心探微——老画家谈艺录》编委会

策 划：李锦源 方治齐

主 任：周国城 梁业鸿

副 主 任：丁大龙 区广安

学术顾问：方 土 叶献民 孙 戈 苏 星

苏小华 李醒韬 汪晓曙 张绍城

陈 锏 俞 畅 梁照堂 黎日晁

主 编：黎日晁

副 主 编：赵健行

编 委：王 坚 张铁威 杨 健 黎雪翠

前 言

广州市文联主席 李锦源

美术理论研究是对于美术创作实践的总结。它涵盖了研究者对有关美术史、美术理论以及美术批评的认识、归纳与研究。它以美术创作和欣赏、美术家和作品以及美术同社会、生活、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美术理论自身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深刻性对创造实践产生积极、有力、深刻的影响。

中国美术理论的历史渊深源长，从先秦诸子百家中孔子的“绘事后素”、庄子的“解衣般礴”、韩非的“画鬼魅最易，犬马最难”等最早的美术理论萌芽，到东晋顾恺之的传神论；从五代南朝谢赫的六法论、荆浩的《笔法记》到唐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等；从宋元时期苏轼、赵孟頫、倪瓒等人的文人画理到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清石涛的《画语录》等以书画为主的美术论著，再到近代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对传统美术理论领域的开拓，使中国的美术理论不断丰厚，自成一体，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特定的审美意识。

探讨美术的起源、本质、形态、创作、欣赏及功能等关于美术的基本原理；揭示美术与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研究美术作品的材料、工具、制作技术和方法；探索美术基础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的发展规律；总结美术创作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寻求如何进一步

提高和促进美术创造的完善是美术理论的职责所在。历来，广州的美术创作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广州市美协更是为美术人才的培养、精品力作的不断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一届主席团的领导下，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指导引领广州地区美术创作实践的同时，不断地加大对美术理论的关注与投入。艺途漫漫，硕果累累。今天出版的《广州老画家谈艺录》和《广州美术文集》，无论是美术家们对具体作品的品评，还是对创作实践过程中感受性和经验性的评议；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偏重寻究艺术形式美为依据的西方美术理论的探索；无论是对强调艺术共性的深入分析，还是对强调意识自由的艺术个性的开掘……都在一定程度上汇集了当代活跃在广州美术界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艺思想，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作活动，为广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面提升科学发展实力作出应有贡献是社会和人民对广大美术家提出的历史责任。眼下，当我们手捧这份沉甸甸的文化成果，当我们听到将有更多的此类美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版问世，我们看到的是广州美术理论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远景。极目远方，在当代美术界所处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总是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相信广大的美术家将把优秀的岭南文化传统和学术研究方法薪火相传，一以贯之，并随着自身体系的丰富和自身价值的加强，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构筑实现广州美术创作中实践与理论的共同繁荣。

2010年元月

目 录

刘 仓.....	1
杨 初.....	33
梁 纪.....	65
李仁康.....	91
江沛扬.....	119
杨家聪.....	151
林 樊.....	183
梁业鸿.....	215
唐大禧.....	247
覃奕汉.....	279

刘

仑

LIU
LUN



刘仑，1913年生于广东省惠州市，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广州画院名誉院长、广州市美协名誉主席。

曾为中山大学副教授，《解放军文艺》美编，总政文学美术创作室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员，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广东画院专业画家、绘画组组长，广州画院院长、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市政协第六届委员。1987年惠州市政府成立刘仑美术馆，授“东江人民画家”称号。1993年离休。

2006年获广东省美协50周年经典作品奖、广州市首届城市“美术之光”终身成就奖。2007年获广州画院终身艺术成就奖。

大巧若拙

赖少其

你是一个海燕，
一个太阳，
一个真理的传播者，
你勇敢地掠过暴风雨，
跨过黑夜，
播下无限的真理种子。
你呼唤着：
“东方的奴隶们起来，



20世纪30年代刘仑（右三）与李桦（右二）等现代版画会部分成员合影。

争取我们的永生！”

这是刘仑27岁时写的一首诗，他现在已经是96岁的老人了，以这首诗来衡量他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艺术生涯，岂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写照么？人们只知道刘仑是一位画家，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诗人。诗是刘仑生命的支柱。他以诗作画，画中有诗。他从小喜爱体育和音乐，他身体健康，充满着活力，应该是唱男高音的，却喜爱唱男低音，因此，更显得沉雄浑朴，从来不做“力不从心”的事，古人有云：“大巧若拙，大智若讷”，讲的就是：为人为艺，应持“老实”二字。

刘仑1913年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府城南门姚屋巷。1931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美专师范科，很早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他是第一位石刻画家。1935年他从乡村来到广州参加“现代版画研究会”，我们便已成为知交。他把《市街》、《河旁》、《小码头》等五幅石刻寄给鲁迅先生，现在在“鲁迅书简”中还有着落。刘仑不久到日本，应“白与黑”版画社之请出版刘仑版画集《北中国乡土玩具集》，为“现代版画研究会”与日本版画界加强了联系，才有《1936年贺年片交换会》，可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日两国木刻工作者的联系中断了。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广州的抗

日学生运动到了高潮，在“荔枝湾抗日学生大游行”之后，我被国民党通缉，刘仑掩护我隐藏在惠州西湖百花洲的一幢二层楼的楼上。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广州到北方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夏天，我从北方回到广州，当时广州日夜受日本飞机大轰炸，又是刘仑把我安排在惠州涂山中学当教员并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秋天我回广州，在广州沦陷的当天晚上才离开广州去桂林。1939年我从桂林到安徽参加新四军，刘仑继续在曲江、桂林、长沙、香港……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木刻宣传工作。我把木刻看做抗日宣传工作是正确的，在当时除了宣传抗日便不会有木刻的地位。刘仑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很多抗日的木刻，编辑木刻画刊，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一直到全国解放。我在解放区作战，刘仑在国统区作战，虽然目的一致；但我们无法取得联系。全国解放后，1950年我在南京工作，刘仑也从广州来南京，先在南京市文联工作，不久即参加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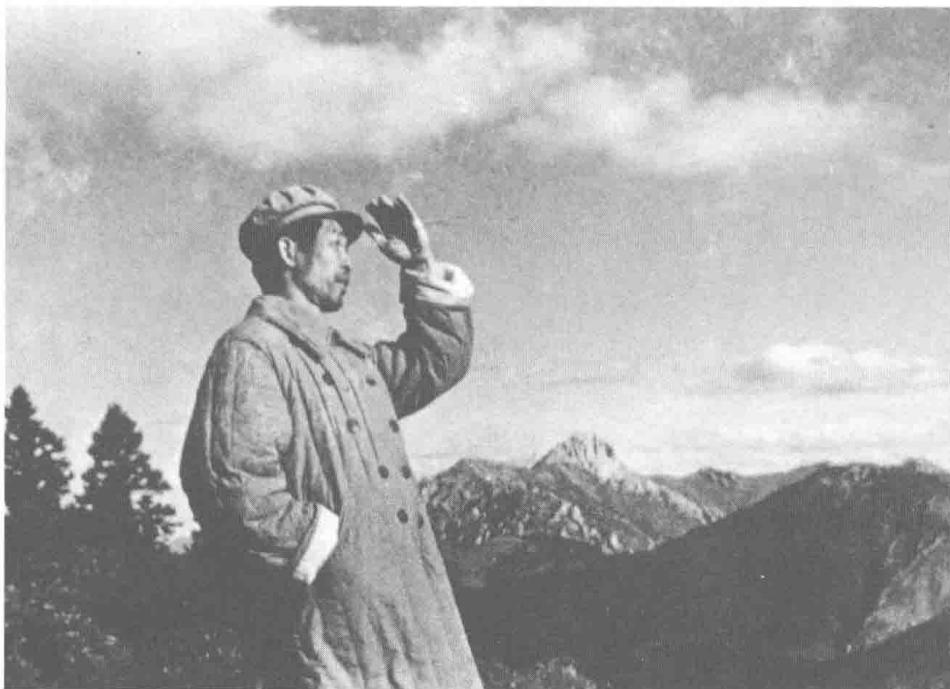
1935年刘仑木刻《前面有咱们的障碍物》



1936年，刘仑（左一）在中山大学参加完中共地下党员曾生同志主持的中日形势会议后，步出会场。左二赖伯权，左三肖殷，左四赖少其，左五林之原，左六尹林平，左七曾生。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不久，刘仑与地下学联成员从香港返穗参加接收工作，在途中写生。



1955年冬，刘仑在重走长征路上的万年雪山留影。

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时期到朝鲜战地写生，以后又以满腔的激情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到过雪山草地，亲自体会长征的伟大和艰苦，他还参加西藏的民主改革，这是刘仑一生的黄金时代。他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暴到来之前，把“嵩”字改为“仑”，以为从此可以抛掉压在头上的大山，他把“笔耕”作为斋号，决心为革命而创作；但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来了，林彪、“四人帮”把更大的大山压在人民的头上，也压在刘仑的头上。1967年我和爱人曾菲因合肥武斗逃到北京，我们到军事博物馆探访刘仑，答复的是：“刘仑是反革命。”革命变成反革命？不久，他被押送到陕南的农场改造，长达6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偷偷画了“暮雪明灯”，作为纪念。古代西方有一个神话：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间，但神把他钉死在岩石上，老鹰每天吃他的心肝。刘仑也受过这种苦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仑得到平反，他转业回到了家乡——广东，从此又开始了没有大山压顶的刘仑“笔耕”生活。从诗人和木刻家的刘仑，

发展而成为“以画写诗”的国画家的刘仑了。

香港《文汇报》曾出了一期木刻家画国画的专页，好像颇新鲜。其实木刻家也是画家。凡是中国画家都应继承与发展中国的民族、民间的优秀艺术传统，都应反映现实生活（包括自然），才有可能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也具有时代感的作品。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是用水，还是用血作画，这才是最根本的区别。至于是作木刻家还是国画家，是水彩画家还是油画家，都是一家。而刘仑既是木刻家、水彩画家又是油画家，更是中国画家。当然，木刻、水彩、油画和中国画不同，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画家，还必须向中国画优秀传统很好地学习。解放初期，刘仑经常到故宫和琉璃厂观察学习中国画，他还临摹过任伯年的作品。他所创作的山水画很有自己的风格，他称为“没骨山水”。宋人也有“没骨山水”，但刘仑的没骨山水与宋人的“没骨山

水”不同，前者吸收了木刻、水彩画、油画的技法，这岂不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方法了么？如果继承不和创新相结合，便没有时代感，这是倒退的表现；如果认为写生便能写出一个民族风格，传统可以不必老老实实地学习，这样的“天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是



20世纪50年代刘仑夫妇与大儿子。



1957年刘仑创作的油画《红军过草地》，后选入教科书。

“心造的幻影”。刘仑以“笔耕”为斋号，半个世纪以来，刘仑始终忠于艺术实践，在不断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从南海之滨到雪山草地、青藏高原，他到过朝鲜战场，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近几年来，他在山水画创作上继承与发展了民族的优秀传统，突破古人藩篱，追求“意境”与“创新”，形成刘仑自己的风格：“白”与“绿”。

解放初期，刘仑很长时间生活在北方，特别是走过红军长征的道路，亲历长征的艰险：茫茫的草地一望无际，六月结霜，风餐露宿，有时一幅速写要经受晴天、飞雪、落雹三种天气，大量的感受使刘仑触景生情，红军的形象经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这是他后来能够创作《红军过草地》的



1960年刘仑木刻《通讯兵》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刘仑在创作国画《北上军号》